

失序與嘔吐

失序

身體是巨大的迷宮，骨骼、血管與各種組織構建出不同分岔，萬物依循脈搏的跳動穿梭其中，一切皆為預定。直至某日，游離的分子闖入，落定於咽喉，身體自此陷入了病灶浮游不定的不適。

數年抗疫經驗讓她知道，身體會記得反覆的動作。當然，她也願意堅守，指甲的逆剝，便是酒精搓液引起的乾燥所致。又比如，回家後要即刻更換外出服，且消毒各隨身物品。因為這些不明文規定，朋友總以「天衣無縫」打趣她。其實她不是怕，只是不想亦不願意無緣無故地遭這罪。

但，還是受罪了。染病那天，她發完告假的電郵給老師後，隱隱擔心會不會傳染給家人。碰巧，弟弟回來了。母親叫他檢測，他聲稱自己有抗體，之前的結果都是陰性，還說笑道：「現在我是無敵星星狀態，沒事的！」結果是陰性，讓她暫時卸下些許內疚。

晚上，母親問他，有沒有等 15 分鐘才丟掉測試棒？他反問，不是看到線就可以了嗎？他沒有看說明書，採樣棒放入測試溶液後原應要攪拌十次，他都不知道。自他從迎新營回來，便時不時在咳：只是扭過頭，而從不捂上嘴，有時忍不住了，唾沫星子就散在眼前的電腦鍵盤上。她忍不住訓他，他還鬧脾氣，說又不是在外面，搗嘴做甚麼。感染鏈形成，箇中緣由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所以自然是無敵星星狀



態。

病情沒有很嚴重，五、六天便轉陰了。痊癒後，常常咽喉乾癢，頸部發熱——有時像猴子撓癢，在縫隙間輕柔地拈；有時感受到炎症流動，喉核為核心，包圍它的血肉組織則是基岩；有時，這股熱會擴散至全身。大抵喉嚨粘膜疼痛，是其中一種後遺症。她不知道，這種疫病的生存方式，是不是臨死前還要拼命擊打人體最脆弱的地方，好盡它的職責。

要有所緩解，先從喝水開始。正常的喝水方式並不能減輕喉頭灼燙，必須先含住一口水，再慢慢仰起頭，順勢咽下，才能感受到濕潤與冰涼。當最後一滴水分沿食道離開，乾涸帶來的焦熱感便迅速回歸。或者，用嘴巴呼吸。這方法一開始是不錯的，後來，或許是塵埃一同吸入喉嚨裡了，她忍不住咳嗽起來。這種咳嗽不同於其他，是急促且不間斷的浪，有些吐沫隨著噴發誤入鼻腔，鼻子塞住了，用口呼吸只會更加刺痛，她倒在床上，胸膛一起一伏，軀體微微顫抖，也喘不過氣。它們總是趁她不備時反擊。譬如，凌晨四點半，氣壓化成短匕，從喉核中撬出黃綠色或透明而多氣泡的黏稠，迫使她離開床，蹲在廁所前，排出那些

異物。然而尚未結束，只有她將肺與胃裡最後一絲氣都擠出來了，這回合才算完結。

橫隔膜因多次回縮而抽痛，她抬頭，窗漸漸亮了，無法再睡去了。

嘔吐

最近毛髮被困在水裡，雜亂、黏膩。她每天花很多時間整理，似貓。

L說，不如去休息下。

他們到了傳說中的睡眠補給站。恰好，那裡有製作曼陀羅熱縮片的工作坊。「你玩吧？你喜歡的作家也常畫。」L總能揣測到她的想法，雖則大多誤打誤撞。

他們坐下，駐站社工讓他們挑選想畫的曼陀羅樣式。她想，揀個簡單的就好，畢竟，糾結的毛髮不容易解開。她拿起三層蓮花狀的圖案，L笑她，怎麼那麼沒野心。誰知，L手中的竟比她的還要簡單。社工遞過半透明的乳白膠片，簡扼說明了製作過程：只須在膠片上描摹花樣，上色後烘熱即可。

L邊畫邊與社工談天，她搭不上嘴，只能低頭，用朽木棕色畫筆勾勒花案與膠片重疊後隱現的黑。她不習慣使勁寫字，畫畫也是，但靜臥於掌下的，是膠片：唯有刻下肉眼可見且無法磨滅的深痕，才會顯現在熱縮片中。於是同一處，畫筆來回了數次。

L問社工能不能從他的曼陀羅裡看出些甚麼。社工端詳，食指指著某處出界，「例如這裡，你沒有全神貫注，」食指與中指又分別點出兩塊深淺不一，「畫畫的時候，你在想甚麼？」

描好了，便從最外層的花瓣開始著色。她右手徘徊於顏色盤，指尖輕輕掃過畫筆，它們

滾動時咔咔作響。但眼睛不安分於選擇題，不時飄向桌前的樣品——以樞機紅及孔雀綠為主色，間以明黃、正藍，頗有土耳其風，是她喜歡的。可她不好模仿，因為社工說隨心就好，塗顏色不分好不好看的。她試圖壓制，而毛髮漸長。

當她塗到曼陀羅最內圈，L問，不留白嗎？她堅決地說，不！若有一絲空白，毛髮便會瘋長。她緊握著筆，在尚有選擇的地方，將空虛填滿。

如手掌般大小的半完成品感受溫熱，旋轉、扭曲、不斷收縮。無止盡的反覆，她想起貓，每日舔舐自己的毛髮，幼韌被齒牙拆分成細碎，混合唾液成糊，舌尖微微翹起，經過咽喉、食道，才抵達胃。她想像胃酸，如何吞噬一團團蛋白質：先是溫柔地包裹，再慢慢纏繞，將灼人（應該是灼蛋白質）的酸滲入，直至蛋白質嘴中張合只剩氣流，變得迷糊，就以啃咬結束這場純然用於壓抑本能的例行公事，如蛇。

放置片刻，她舉起膠片，任由室內與窗外的光穿透它——在邏輯、概念、理性逐漸剝離下，如脫落的毛髮，朽木棕勾出枯敗全然不見，成了紅粉色系為主，月黃草綠為點綴的圖案。鮮色，蓬勃且嬌柔，如西方教堂的彩繪玻璃。但她注意到，數塊花瓣的邊是鮮明的白。胃開始絞痛，斷裂的毛髮於內抽芽，如蛇般狠命侵略，往吊鐘處鑽。肚臍上幾寸的肌肉抽動，腹部劇烈收縮，一股怪異突兀地湧上舌根，她左手摀嘴，吐出。只是一點點，不多。她看著手心尚未消化的毛髮及呈大小泡沫狀的黏稠液體，略帶酸味，才想起，有隻貓，因毛球無法排出而患病。●